

20140403 [新聞挖挖哇] 黃國昌老師 服務貿易協議 318 太陽花學運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鄭弘儀：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挖挖哇。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于美人：我先問一下黃老師，如果我最後我不要那個議場，我用別的地方，我一樣可以做成所有的決議，你也奈我無可奈何。

是沒有錯。

于美人：對不對，那這樣罷占還有意義嗎？

我覺得罷占，就占領那個國會議堂，基本上他在宣示的是一個原則，是一個精神，是一個堅持。也就是說，當學生在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對於我們的國會，提出的是非常直接的質疑，也就是在服貿這整個爭議，以及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上面，學生占領立法院，在那個地方，一方面是對於3月17號，那個離譜程序最直接的控訴；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在那邊質問，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就兩岸協議監督機制，請問你們該怎麼辦？就兩岸服貿協議的審議，請問你們該怎麼辦？

我必須老實地講，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所謂檯面上面的大人，他們都還沒有承擔起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他們還沒有盡起他們應該盡的義務，他們對於學生這麼素樸、這麼直接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提出直接的回答。

于美人：你知道他們，我側面的一個了解，他們的思維還在什麼，我不知道那個最核心的譬如說，可能是總統府啦，或者是這個幾個大官，他們傳達出來的訊息是什麼你知道嗎，不是不跟他們講，今天說要這條，這條給他，明天又要那條，他無窮無盡的，我不知道他的思維是怎麼來的，我當聽到這樣子的一個回答的時候。

鄭弘儀：學生確實是第一次是講「逐條審查」啦。

鍾年晃：對，那只有第一天。

鄭弘儀：對，第一天嘛，馬英九就拿這個，說有啊，你看我逐條審查了啊。

潘建志：拿一張照片，它是掛在議場上，有一個海報是這樣寫。

鄭弘儀：那個照片是75%的人說要逐條審查，他就現在拿這個那個K你啊。

沒有啦，我覺得，你如果說馬政府他在面對學生訴求的時候，我們已經重覆講了非常多次，先立法再審查，你如果說要在議場當中，斷章取義的去片面擷取一些資訊，來做為他自己現在消極不作為的正當化的一個基礎的話，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感受到的，並不是馬政府他要解決問題的誠意，我們所感受到的是，他不斷的透過媒體的操作，試圖要弱化有關於學生在這次運動要求堅持的正當性。但是我要說的一句話是說，我要說的一句話是說，對於學生要求訴求的正當性，這件事情，馬政府到目前為止，沒有提出任何可以令人滿意，或者是令人聽得懂的解釋，你為什麼反對。

鄭弘儀：他不敢講你們不正當。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就是有一些長期在投入整個服貿審議、民主程序或是反服貿黑箱聯盟，那個別的社團，他們事實上是存在外面募款，那那個是真的，就是說他們也真的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跟物資，那外面的包括一些燈光跟音響，那個是真的是需要錢的，那那些社團呢，他們去針對這件事情，消極地去接受外界的捐款，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于美人：但整個太陽花學運並沒有一個募款帳戶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沒有。

于美人：所以任何人要假借這個名義募款也是不可以的？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是，就議場中心所形成的決策小組，就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說，針對這件事情主動積極的對外募款，但是我剛剛特別強調的是說，有一些NGO的團體，譬如說是像非常有信譽的一些NGO的團體，他們長期的就投入在……

鄭弘儀：比方說？

譬如反黑箱服貿陣線。

鄭弘儀：賴中強賴律師那個。

賴中強律師他們，那真的他們要去cover非常多的費用跟支出，那因為那些NGO團體他們本身的帳目本來就很清楚，那也都公開透明，那這些NGO團體我們目前為止大家的共識是說，到整個運動結束告一個段落時候，就不會讓學生去承擔任何財務上面的壓力。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其實他們當初決定要做這個活動，整個籌辦的時間非常短，那第一次在排rundown的籌備會議，其實是凌晨一點開的。

于美人：哪一天啊？

對不起，我有一點忘了，但是，不是，就是330的整個活動，應該是前兩天，然後凌晨一點開的，那找了兩個藝文界的朋友，他們也很幫忙，就半夜十二點打電話去說，凌晨一點要開會，他們馬上就趕來，然後……

鄭弘儀：這次多少人幫忙，義務的，聶永真也是義務幫忙設計啊。

然後在排rundown的時候，他們就跟我說，應該要找滅火器，我聽了我愣了一下，我說滅火器？那後來他們才跟我說，滅火器在年輕人當中的支持度跟知名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于美人：就是說，要怎麼落幕？當然你們的這個回答就是說，那個喊停，就是說這個結束時間，時間表不在你們這裡嘛，對不對，可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可以撐多久？如果今天國民黨用的是，馬政府用的是以拖待變的方式呢？

我覺得大概承擔責任的，幾個主要在政壇上面的政治人物，第一個當然首當其衝的是馬英九總統。

于美人：他現在也說要給你那個監督條例啊，不過他不要民間版本。

就監督條例實質上面的內容是什麼，我覺得那個是在接下來國會審議的程序當中，大家可以進一步來加以討論。

于美人：那這一開始審的時候，是不是就可以退了？

你所謂開始審，你還有另外一個條件啦，就是我們現在核心關鍵的服貿協議，你要怎麼動？你一條軌在處理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的立法審議工作；那另外一條軌也是大家目前最在意的，服貿協議的審議，按照馬英九總統他的說法是，他希望服貿協議可以同時並行審議。

但是我們一而再再而三提出來的問題就是說，你說服貿要審議，那請問你是按照什麼法律的什麼程序來去審議現在爭執這麼大的服貿協議，那目前就是因為在立法空白的狀態，所以我們才一直說，你要先法制化，那你在沒有法制化之前，發生了所謂張慶忠30秒的事件，到目前為止這個國家的制度上，沒有任何的擔保說，30秒的事件不會重演，這個也就是為什麼說，今天國民黨籍的立委張慶忠，他竟然還要再去排服貿審議。

那我覺得這可能會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說，在3月17號他做了那麼嚴重的事情之後，他還有什麼資格，他還有什麼資格，他要去安排這個服貿的實質審議，他對於他所犯下這麼大的錯誤，他到底承擔了什麼責任？

于美人：他道歉了啊。

就道歉而言，我覺得就政治人物來講，那種道歉是最廉價的。

潘建志：他道完歉，今天又排一次，今天就沒辦法開啊。

鍾年晃：最可惡就是道完歉，隔天馬上排審議，這個很可惡。

于美人：你們知道他壓力有多大嗎？

潘建志：那是他家的事。

鄭弘儀：就好像一個男人，他外遇以後跟老婆說，拍謝拍謝，我道歉，然後明天再外遇。這有什麼意義老實講，這不是更可惡嗎。

潘建志：而且是兩面手法。

那第二個其實，馬英九總統他另外一個身分是馬英九主席，他透過他的黨紀，甚至是2016年立法委員的提名，在綁住這些立法委員，雖然他在嘴巴上面並不承認，他說我從來沒有用黨紀去約束國會議員，那我覺得這個是公然的在耍嘴皮子，你去問每一個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

鍾年晃：陳學聖才被停權一年。

甚至我記得有個台中的立法委員在……

鄭弘儀：以後就是不提名。

叫做紀國棟，可能在另外一個節目上面，應該是我跟為廷有去上的一個節目，我們也當面就教他，你們不贊成的理由是什麼？你們的困難到底是什麼？他講得很清楚，他講得很直白，他說30個紀國棟也比不上一個人，那那一個人是誰？顯然就是馬英九主席。

于美人：那我這樣聽完這一場，這一局很難解。

沒有。

于美人：因為按照你們的說法，你真的要考慮到一個，就是說大家，我們現在講說既然是談判嘛，就要看看大家能不能做得到的地方，你要這個立法先通過，然後這個服貿才能審對不對，馬英九現在是說好，我妥協，我也做立法，但是這個服貿我要一起審對不對，那也就是說這個只能約束到以後簽的東西，後面簽的我就讓你約束嘛，可是這我已經簽了，我箭在弦上，我非發不可，對不對。可是你講說不行，一定要這個先，這個在後面，可是這個先，什麼時候可以先？

馬上隨時都開始先。

潘建志：這個會期就排進去。

他們現在……

于美人：什麼時候會好對不對，而且但是，這個先了，對馬英九，對馬政府來講，我這個讓你立法監督條例過了之後，我這個一定是退回嘛，因為用這個法來審這個，我已經沒有這個法之前，我就簽了這個東西，現在套了這個法，一定套不上去嘛，所以你就是逼我一定要把服貿退回嘛，我又沒有退路啊。

不是這個樣子的。

于美人：那不是，不然我問你，你這個法，監督法律了之後，再回來看服貿，過得了嗎？

過不過得了，你要去看這個服貿協議本身經不經得起考驗，所謂經不經得起考驗指的是說，如果按照馬英九總統他說宣稱的，這部服貿協議的內容是如此的美好，對臺灣未來的幫助是如此的美好，那你為什麼會擔心說，按照一個法治化的程序來審這個條，來審這個服貿協議呢？

于美人：你聽不懂國語嗎？臺灣是什麼的處境，這是為臺灣好的，現在不做，等你們都弄完再審的時候，就來不及了，我們這時候沒有吃這個大補丸，我們就弱了，我們就不行了，我等你弄好再來，怎麼會來得及呢？我這麼好的東西就被你們民粹搞瘋了啊，你懂嗎？

我覺得如果說因為這樣子，指責我聽不懂國語的話，我默默承受，但是我必須要老實講，就是剛剛或許你是在複述馬英九總統他的說詞，但是我老實講，聽在我的耳朵，經過我邏輯的分析是，他用一些我很熟悉的語言在講一些我完全聽不懂的話語 那中間的邏輯性到底是什麼？你到目前為止，你都還沒有清楚地把它說出來。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鄭弘儀：師老兵疲啊，那麼會讓你們這個力量越來越薄弱，民意的支持也會低一點，你們會不會怎麼辦？

我覺得大概就外界客觀形式上面的判斷，內部的決策小組，一直每天每天都在開會，那做輿情的分析，做資訊的分析，這些工作是天天都在做的。

那但是我要說的是說，剛剛我們說的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人物，當然是馬英九總統，但是不要忘了，我們所提出來的兩個核心訴求，還有112位立法委員，他們必須要為人民負責，他們必須要對他們的選民負責，這112位的立法委員當中，當然有很多是國民黨籍的立委，他們現在目前佔大多數，那現在在議場當中的民主牆，各位如果去看的話，就哪些人承諾了，哪些人沒有承諾。

于美人：承諾什麼？

我們所提出來的訴求，先立法再審查，大家會發現說，國民黨籍立委的照片全部都已經換成馬英九先生的照片。

鍾年晃：所以只要他一個人點頭就好了。

因為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是只有一個臉龐，那個臉龐是馬英九先生的意志，那我們也一而再再而三跟這些立法委員喊話，請你們冷靜地想一想，你們是人民選出來的，人民才是你們要負責任的對象，不是馬英九個人，你們如果讓馬英九個人的意志，凌駕於你們做為一個國會議員應該行使的職權之上，老實說今天選你出來沒有意義，我從路邊去抓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他們只要懂得在議場當中接受指令以後，知道怎麼舉手就可以了。

鄭弘儀：這個我同意，我的意思是說現實上，支持你們繼續佔領立法院的聲音越來越低喔，甚至已經沒有超過五成囉，這樣你們沒有壓力嗎？

你說壓力可能要分成兩個部份，就是說一個是學生幹部他們的壓力，那我必須要跟各位說明的是說，他們從佔領第一天進去，雖然外面幫忙的人越來越多，那但是整個組織的任務分工也越來越大，他們的工作時數非常非常的長，從每天早上開始到晚上，晚上在開會的時候，如果可以開到晚上十二點結束，那個都是早的，常常開到兩點甚至三點。

對於今天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的判斷，明天我們所要面對的事情，對於那些學生的幹部而言，我知道他們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所以老實說，以我個人的立場來講是，他們如果要戰，我一定陪他們到最後一刻；但是如果他們今天選擇說，我們要回家了，我覺得大家應該用掌聲送他們走出那個國會的殿堂，因為他們已經為臺灣社會做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進退之間，以我個人的角度，完全尊重他們的決定，因為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那個是他們人生的一個選擇，過了十年以後，他們回顧這樣的一個選擇，他們會想說，我當初是不是應該再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我當初這樣子退，是留下美麗的身影，漂亮的退場，那不要忘了，他們其實在做決策的同時，同時也在承擔責任。

鄭弘儀：你有感受到，有可能就是在短期間他們會退場嗎？

這個我沒有辦法說啦，就是到目前為止，整個在議場當中，我所感受到的士氣，或者是說戰鬥的意志，還是非常非常高昂的。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鄭弘儀：國昌，我其實有一點擔心一件事情，就是馬英九現在都要叫政務官去校園，比方說昨天在文化大學，他就找江丙坤，陸委會副主委，還有什麼中經院的那個副研究員，有一個女生，我要講的是，中經院是領國家的錢的，江丙坤是以前海基會的董事長，陸委會就是替政府在宣傳的，所以這些學生他就被，你知道又被洗腦你知道嗎，可是這個事情怎麼辦？因為學生沒有辦法反駁啊。

沒有，在校園裡面的，到底哪些人是去政令宣導，那到底哪些人是去傳遞正確的資訊，在目前資訊這麼公開的大學校園當中，老實說，學生都知道。

鄭弘儀：都知道嗎？

都知道，第二個部份是說，從去年開始，事實上就有一群學者組織在一起，就服貿協議從法律面、從經濟面、從通訊面、從新聞面，大家已經組織在一起做了非常多的說帖，我們事實上，我們現在在處理服貿的協議，還只是在處理程序面的問題，到實質面的問題的時候，你還分兩大塊，一個是總論，所謂總論就是說，現在整個服貿簽下來的架構，它實質上面到底是如同馬政府他所不斷的向……

于美人：利大於弊、利大於弊、利大於弊、利大於弊。

鄭弘儀：現在Z大於B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部份還會進入所謂的各論，所謂的各論因為說有上千個產業，這麼多的產業，在這麼多不同的條件下面，那那群學者事實上是一直默默的在做功課，那我們總論的功課已經做完了，現在進入各論的功課，就是關鍵的產業，關鍵的產業有哪些可能會跨越了紅線，對臺灣的社會安全、國家安全，可能對勞工的權益衝擊很大。

于美人：還有文化跟思想。

對，衝擊非常大的，那那些論述其實都在做，那你會發現說，從一方面來講，

你會看得出來，我們目前馬政府的悲哀，該做的事他都沒做，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從樂觀的角度上面來講，你可以看出臺灣公民社會的活力，當政府沒有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一群人，他會覺得這件事情對臺灣重要，他即使不拿錢，大家還是會聚在一起，很有生產力的在做這些事情。

鄭弘儀：那我從你這個運動，我接觸你好幾次，你連笑容都沒有。

來賓：他本來就酷酷的啊。

鄭弘儀：你是天生就這樣，還是說，還是講笑話你也不會笑，還是說你其實會笑，可是因為這個事情你不能笑。

不好意思，因為我其實我不太習慣面對攝影機，所以老實說，以前我的態度是，這種談話性的節目，除了公共電視以外我絕對不上，那這一段時間，之所以會願意比較密集的出來上節目，其實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幫學生的這個運動，一方面做宣傳，那另外一方面是說，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基礎知識上沒有具備的情況之下，喜歡在電視機前面，去散播錯誤的訊息，那這個時候有必要予以正面的澄清。

鄭弘儀：那你看到白狼會笑嗎？

其實有一家電視台，他有邀請我上節目，然後他跟我說，他們邀請的來賓有白狼，那我當面就回絕了，那我回絕的理由是說，我沒有辦法想像自己跟他坐在同一個台上，因為根本沒有對話的基礎跟common ground在。

鄭弘儀：那天你看他這種表現，有何評價？

沒有，其實那一天，我昨天下午是整個全部都站在鎮江街的最前面，因為那邊有青島東路嘛，那我先上那個瞭望台，因為我們有一個架子，我去看一下他們的狀況，因為你不管怎麼樣，這麼嚴重的事情，還是要有一個人在外面盯著，雖然我們在青島東路那天hold場的兩個朋友，都是在NGO界非常的出名，非常幹練的人，一個是綠盟的崔愷欣，對，他在反核運動當中；那另外一個是曾經待過AI的楊宗灃，他也是我們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之前非常重……

鄭弘儀：就國際特赦組織。

鍾年晃：都是很有經驗的人。

他們兩個有非常豐富的經驗，那但是我那天還是，就是放不下心，我還是在那邊看，然後到鎮江街的最前面，因為最前面有我們的糾察線，隔了一個空間。

于美人：還有市議員。

沒有，那些政治人物市議員，他們是就自發性的來，那他們就，他們也很認真在幫學生頂著，那可能發生衝突的最前線，是那一些市議員跟他們的一些支持群眾，然後隔著警察，那對面才是白狼先生他們的車隊。

那其實我覺得白狼先生他們，我其實是心裡是比較難過，就是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們，你們即使贊成服貿，那其實你們可以用你們自己論述的方式，就像現在在佔據議場的學生們，他們事實上在做這個行動以前，他們做了很多功課，我不斷地強調，那他們也生產出了他們自己，不管是真正說明的小帖子，從去年夏天到現在。

那支持服貿的同學，其實我覺得你們也應該做，第一步，先做這樣一個知識認識跟知識生產的過程，而不是說陪著一些具有特定的色彩跟意識型態，甚至曾經潛逃到中國，不願意，沒有那個勇氣承擔自己，面對自己法律責任，然後大刺刺地回來臺灣，那用那種比較不堪入耳的語言的層次在贊成服貿，那我覺得年輕的朋友們，真的自己，即使贊成服貿，你在選擇你的盟友的時候，可能也應該再多想一下。

鄭弘儀：不過一樣都是狼，他是白狼，我是臺灣人。你參與那麼多，你工作怎麼辦？

陳志明：我其實我工作比較可以自己調配，所以我也是有需要工作，我就出去，做完之後馬上就再趕回去，其實就是在現場，其實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人士，他是用自己工作之餘的時間到現場去幫忙，不管在場內場外，其實學生也是，有些人還是要回去上課，不是每個老師都贊成就是這樣子就是說停課的，所以他們必須要

回去做作業，必須要去上課，然後再回到現場，其實重點是在於大家對於這個地方，這個議題的一個關注度一直都在，然後凝聚在一起這樣子。

鄭弘儀：國昌，他們都期中考了，要怎麼辦？

沒有啊，現在在裡面你會發現很有意思喔，其實在議場裡面，是有不少大學教授，然後也有很多學生其實書都帶來了，在裡面在看書。

鍾年晃：直接在裡面上課就對。

鄭弘儀：那可是期中考呢，考試呢？

那個現在是春假，那就期中考之前，應該是下個禮拜，那其實我是要鄭重地呼籲，就是臺灣政壇的大人們，掌握政治權力的這些人，勇敢地承擔起你們應該承擔的責任，讓這些大學生他們的理念，以及臺灣民眾他們共同支持的理念，能夠獲得實現。

于美人：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有沒有試圖跟王金平先生對話呢？

沒有。就是沒有說……

于美人：因為他是立法院院長，這時候這樣子一個位置高度的人，是不是應該可以出來把事情喬一喬。

鍾年晃：現在問題是說你王院長，你跟王院長對話沒有用，因為現在國民黨這些用黨紀，被黨紀約束的立委不是王金平說了算，是馬英九說了算。

于美人：那王金平有沒有站出來，有沒有支持表態，有沒有表態支持呢？

我應該這樣講……

于美人：他也是國民黨的立委啊。

就是說，對於所有的立法委員，當然包括了王金平院長，我們的要求跟期待都是一致的，那王金平院長他作為立法院的院長，面對現在的這個狀況，他自己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他要發揮什麼樣子的功能，全部的同学都在看，全臺灣人民也在看，這個不需要我們去做任何的私下的接觸或者是什麼，我們要的清楚就放在這麼公開、透明地放在桌面上，那訊息你們這些政治人物已經收到了，那到底是你們在迴避還是同學在迴避？